

鞍馬山之戀

陳玉峯

百八十度廣角無垠的探照，今夜我坐守中海拔船形山萬頃星空。麻麻眨眨的星眼，閃爍著千千萬萬光年的洪荒資訊，每一陣陣脈衝，都流瀉出宇宙中靈魂歸宿的印象。這是我山林野宿的記憶檔中，最雄渾、最浩瀚的山坳地形，且坐東朝西，從雪山山脈的心臟，毫無遮攔的，下盡於台灣海峽，所謂古典風水地理觀，背山面水、左青龍、右白虎，在此俱足，更且，形與勢係以整個台灣島為格局，跨長鯨而縱橫於大洋的豪情，即此坐定而無限延展。

來此，說是研究調查，原本訂宿鞍馬山的木屋，由於森林遊樂區爆滿，意外的，林管處安排，整個調查隊進駐船形山苗圃的招待所，遠離人群繁囂，撿來三天的奢侈。於是，仲夏夜夢，賦予我這番天與地，讓大化溫情，流竄我的靈與肉。

端來靠背藤椅，沏杯熱茶，饒富小我幸福感。我雙臂微拱，放鬆於椅背，腳下遙遠的低山，層層稜線左右開張，即令暗夜，濃淡的黑、灰、白色帶，仍然妖冶翻騰。座下子午線的盡頭，升起小團簇燈霧，直覺解讀，該是東勢以迄台中港的紅塵。然而，不多時霜霧即不著痕跡的將之掩覆，只留下朦朧崎嶇的地不平線，一條條、一段段，總丟給我無端點、無來處的無知感，五識消失，六識沉澱，七識也將癱瘓。

回復意識之後，我思索著午後在扁柏純林的調查，那一片厚重的祥和，是從每萬平方公尺之中，約莫二、三十株聳天巨木，搭配塊塊光斑裡孕育的下層闊葉樹，調匯成三度空間的飽滿，夥同亙古悠遠的時間軸上，遊逸而出的氣氛。那等莊嚴宏偉，佈滿所有毛細孔吐納的微塵海洋，不須任何理由與解釋，足以讓人感悟造化所來自，啊！這正是我從夢到幻、由始至終，最最真實與安寧的家園與后土。

旁側女兒每物種必問，干擾我調查的專心，但仍須耐心的回應，畢竟是妻與我要求她上山，希望她再度感受何謂台灣，雖然她在兩歲登上玉山主峰頂，童騷期也隨我們走過鴛鴦湖、小奇萊等霧林傳奇地，都會

習氣畢竟是生活強染。多一份山林記憶，多一分深沉漣漪。

這片扁柏林美得令人遺忘所有可資形容的詞藻，專注於單株立木，會讓人激情，以至於我故意殿後，藉助枝葉掩護，狠狠的擁抱，親吻了幾株。而陽光較充足處的扁柏，樹皮條紋呈螺旋狀，盤轉向天；紅褐材質，也印證台話「厚殼仔」的暱稱貼切。而我的愛戀，遲至夜深發酵，但腦海中的投映，卻是油畫似的凝重，因為長年來難覓完整雄偉的檜木林，竟然劫後子遺於此「森林遊樂區」，思及未來，得無隱憂？

一行人在薄暮時分穿越山坡凹澗，藏匿在溪谷下坡的紅檜終於現身，其中一株巨靈號稱「小神木」，但斜側上方的二、三株青壯木，我鑑定不出是紅檜或扁柏，數十個可資判識的特徵，從來沒有絕對標準值，為方便計，植物分類學上籠統稱之為「雜交」個體，然而，我確知生命洪流中，並不存在差別心，是人心唯識，把生界看成紛擾；理性辯證多歧路，分割後談整合，總像鑿出七竅的混沌。

鞍馬山及大雪山系殘存得檜木美林藉助何等因緣，得以倖存迄今？口頭歷史的查訪得到三種版本，即水源保護區、建物毗鄰地，以及強權時代元首常駐足此地，不敢以殺伐聲驚動。無論何者為真，珍異元氣既在，畢竟為國土之福，如何續存，毋寧才是重點，時下所謂「民營化」潮流中，鞍馬山這片天然絕計不得開放，理應提升為國家級保育中樞之一，蒼天后土有知，亦當庇護。

霜寒漸深，星圖移位，我熟稔的夜行性飛鼠族，斷續發聲，想起二十年前，帶著認知每種植物濃烈的貪婪，第一次採集鞍馬山，二十年後才二度前來，人事、建物固然全非，山林深沉記憶則滋長新生命力，更且多了份平寧與安逸，可以確定，夜空的厚度也加深，解讀山系生靈源起與境遇，亦漸分明，從天體、土地、生命，柔和的流轉之間，隱約有一絲澄清。